

資治通鑑補正

1

寶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

增

補

許

解

光緒壬寅
季冬校印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十五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行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七起文帝十一年盡景帝前二年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中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

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言其於秦自植立太過於強也行矣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

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

大諸侯屋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言國小如魚餌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

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

可徙代王而都睢陽睢陽故宋國微子所封班志屬梁國括地志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梁起於新鄭而北

著之河班志新鄭縣屬汝南郡應邵曰秦為鄭邱漢興為新鄭師古曰潁川縣○鄭音維又音妻淮陽包陳而南捷之江陳即謂古陳國之地也晉灼曰包取也如高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捷也○

捷音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

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過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力制天

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駭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駭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實

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梁王揖之薨也以墮馬死誼

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而死時年三十三矣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喜城陽王章之子齊悼惠王肥之孫匈奴寇狄道狄道縣為隴而

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秋種故曰秋道太子家令顧川龜錯上言兵事太子家令屬唐事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顧川本韓國秦置郡漢因之○龜音朝

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

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

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

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龍

枝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鉞音禪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

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果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襦褐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

兵之配也補註將不省兵謂不揀擇兵器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也將不知兵以

其主子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子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

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之力不能相勝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兵使其同類自相攻

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弗與猶言不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師古曰突騎言其馳銳

可用術突敵人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疏亦謂遠也勁弩所以射疏長戟所以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師古曰五人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如清曰驍發也處平易之地矢可以同射也臣瓚曰材官驍發之官也射者驍發其

用矢者同中一的言其工妙也師古曰驍發之善者春秋傳作最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

支也孟康曰革筈以木作如破作如鐙者被之下馬地關劍戟相接去就相薄薄迫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

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

雖然兵山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其微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服虔曰蹉跌也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師古曰言不其微也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求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衛與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

曰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

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

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毛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

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羣毛其性能寒能音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

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適發之名曰適戍先發吏有誹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

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其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國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

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漢律人出一算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

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

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

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

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患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

歲而更歲更見十三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使為之高城深塹因山川地形之要害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謂有罪者免其罪無罪者

資台角監甫王 卷十五 漢紀七 二

拜爵以復其家

謂民之欲往者復除其家征役

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當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贍乃止也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半予之

師古曰言胡人入為寇驅略漢人及畜產也

補註言所予之半畜產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

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

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日行怨民言發怨恨之民使行戍役也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

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閒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

而勸之新邑也之往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婚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師古曰種樹謂

桑果之屬張晏曰畜長六畜也貢父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余謂畜長當從張說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

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服虔曰五百師名也

期代伍不置故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余謂五百即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五

人為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鄉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至郡各置伍百四以象師從旅從

依軍儀也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遽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

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踵同旋其足也還者旋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賞衣

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

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不可折弓弩可用制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之得勝還志氣而士後未易服也錯為人隋直刻深

師古曰隋與峭同謂峻阻也

學申商刑名於張恢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濟南伏生治尚書年九十餘不可

徵乃詔太常使錯往受之伏生耄甚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絳武侯周勃卒勃微時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師古曰葦蒲為曲然則織薄曲者織葦為席也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然為人不獲敦厚

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向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推魯少文如此

癸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

班志酸棗縣屬陳留郡師古曰金隄在東郡白馬界今滑州括地志金隄一名十里堤在白馬縣東五里余據

河隄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可古口咸曰金堤又水經註濮陽縣故城在河南與衛縣分謂之金城北十里

春正

月賜諸侯女邑各二十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閹無用傳

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

傳也李奇曰傳榮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榮或用繒帛榮者刻木為合符也康曰傳以木為之長尺五書符於上為信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

師古曰捐瘠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瘠病者以畜積

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

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望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

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

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

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

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寶也粟

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人者處強弱之中也

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

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師古曰服役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

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賣而賣師古曰日本值千錢止得五百也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於是有賣田宅鬻妻子以償

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貲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生販曰賈列市列也若今市中賣物行也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

奇異之物也一說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求急則價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米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

有什伯之得師古曰什謂十錢伯謂百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堅策肥履絲曳乘堅車策肥馬師古曰堅謂好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

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

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供

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師古曰損減也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

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曰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師古曰

涕湯為池不可師古曰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此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師古曰五大

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時合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調大澤天下要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略在於務本

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饑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累庶飢饉是無畜積之故也是從事焉尚寒師古曰從事謂從農事也而吏未加發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

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詣者等賜三老

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

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吳國有馬生角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魏曰明漢在器曰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其禮儀初秦時祝官

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

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逮捕詣長安意無男有五女相隨而泣意怒罵

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漢志永卷令典官婢以贖父刑

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赦之意少喜醫方及長又更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元里里名公乘陽慶名陽慶姓名慶便意盡去其故

方更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病無不愈然意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

之故上書告其罪上既赦意即召問所為治病生死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意具悉而對且述其師慶之言曰人之

生也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故陽虛侯相趙章病過風過風者風洞徹入人四肢也過音洞臣診其脈當五日死後十日而死

所以過期者以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耳帝既感緹縈之事而赦其父淳于意五月遂下令曰制詔

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黥劓及剕左右趾而姦不止其咎安

在非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之詩今人有過教

資台南監浦正

卷五 漢紀七

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有罪而不亡逃者其年數得免為庶人

具為令師古曰使更為條例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春髡髡也謂去其髮及其髡髡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

外髡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當黥髡者鉗為城旦春鉗以鐵索其頸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

至受財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趾者以其罪次重故稅而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於官得免

罪者也吏受財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趾者以其罪次重故稅而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首於官得免

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賂盜物贓汗之身故此三罪已較論而又犯答亦所謂主罪人獄已決為城旦春者各有

歲數以免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制曰可是時上既躬脩元默而

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

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閑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利錯之風焉六月詔

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亥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邵曰史記故戎那邑也蕭關在朝那

今在隴山關在平涼府界補註朝那在平涼府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為武州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

城東南蕭關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印姓段師古曰唐人民畜產甚多遂至

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即今彭原縣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彭原甯州雍縣班志屬扶風帝以中尉

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為北地

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昌侯侯甯侯侯魏侯侯周竈皆高祖功臣昌侯國屬瑯琊郡甯侯國在河內脩上觀營

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

成侯董赤高帝功臣董赤之子成侯國屬涿郡內史藥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時隴西李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武騎常侍嘗從衛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帝曰惜乎子不過時如
令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上策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署郎父老何自為郎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

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尚食監主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當是秦將王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搏髀也左傳曰搏膺而嗟乎吾獨不得廉

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果辱我獨

無聞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

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聞以內者寡人制之聞以外者將軍制之聞門轂也音振又音厥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

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有稅稅即租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

也中覆校其所用之數亦通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千

萬射者服度曰良士直百金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林即禮濫借音耽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

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事見六卷始令頗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臣竊聞魏尚為雲中

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廩似錢也或云官所別給也五日一椎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曹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

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滿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李奇

勞二歲伍符亦什五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

伍符者令軍人伍伍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

相保不容姦詐也 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蘇林曰一歲由此言之陛下

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詔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春詔曰朕獲執犧

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祠壇瑤珪幣昔先

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求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土為塲珪幣所以薦神今吾聞祠官祝釐如瀆

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是歲河間文王辟彊薨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土德

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罷之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推終始傳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

丙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班固成紀縣屬天水郡也漢所生處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

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張蒼由此自絀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秦立白帝赤帝黃帝青帝時於雍漢高帝又立黑帝時故雍有五帝時赦天下高祖之

為漢王也問有司曰吾聞天有五帝而秦祀止四何也有司不知所對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五也乃立北時於

是遂有五帝時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

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是歲齊文王則河間哀王福皆薨

無子國除齊王則哀王襄之子悼惠王肥之孫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或曰東北

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

余據水北為陽長安在渭南渭城在渭北五帝廟或在渭城界章說未可非也括地志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補註渭陽五帝廟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舊長安城東北

丁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附錄五帝廟南臨渭北穿溝池灌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周官有

漢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爵十九級有大夫五大夫而上大夫不見於表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米取也謀議巡狩

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中附錄時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徙

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內寅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闔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

成侯賢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勃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

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十一年徙城陽王喜王淮南今復其舊將復以淮南地分王

厲王三子安勃賜也楊虛侯據水經河水過楊虛縣註引地理

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城在高唐之西南而班志無此縣不知鄭道元所謂志者何志也史記正義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三十九里濟北王都廬武城史記作武城索隱曰武城縣屬平原正義曰貝州縣舊川王都劇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明東王都即墨班志平昌侯國屬平原郡膠西王都高苑侯國屬平原郡濟南王都東平陵阜陵縣屬九江郡淮南王都壽春安陽屬汝南郡衡山王都六陽周縣屬上郡廬江王都江南○初音勒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

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曰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漢律三人無

四兩今招橫賜得會聚飲酒師古曰酺布也言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注酺者為人

武馬之神也有馬酺有蟻蟻之酺與人之酺亦為壇位如雩祭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

云馬正義曰古者祭酺聚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書音無嘉慶令民大酺是其事也彼注平言曰周

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師古曰直謂正當汾陰也宋白

鼎漢置汾陰縣今縣百九十里汾陰故城是也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

戊寅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師古曰正正

也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詔曰聞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

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

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

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

所隱

紀後二年夏上行幸雍城陽宮黃圖曰城陽宮秦昭王所起 六月代孝王參薨 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

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遼東戰國時燕之郡萬餘人上惠之乃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

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遵遣朕馬二疋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

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漂惡民貪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闡然更始朕甚喜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息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檎金帛絲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踐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足而行也○喙音毀音蠕音軟喙又音畫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匈奴官自左右賢王至二十四長復與匈奴和親下詔天下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匈奴竝暴邊境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以定始於今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荅陽武人也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高祖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於高祖赦勿斬已而有功封北平侯深德王陵終身父事之陵死後事其夫人雖貴為丞相每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年百有餘歲而卒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者謂高帝大臣見存之臣無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梁國本秦陽郡漢為梁國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者能蹶躍強可相者嘉為丞相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班志故安縣屬涿郡故地志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

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意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師古曰欲罷朝坐府中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又舍也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師古曰檄木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新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音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更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都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袁盎嘗道過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盎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謂丞相良久而見之盎跪曰願

丞相幾殺臣袁盎嘗道過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盎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謂丞相良久而見之盎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

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盎曰善夫陳平絳侯輔高帝定天下為將相君乃為材官蹶張非有奇計與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即官上書未嘗不止輩受其言者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日聞所不聞故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將軍幸教之引入與坐為上客

庚辰後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十餘所殺三百餘人

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辛巳後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月本為晦天文書海則日月相杳月在日後則光體伏矣五月赦天下上行幸雍

壬午後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是年齊雍城門外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君子苛免

癸亥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眾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樓

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

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繆意為將軍屯句注補註句注山在太

五將軍張武屯北地秦滅義渠置北地郡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項羽以河內郡為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

里將軍張武屯北地秦滅義渠置北地郡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項羽以河內郡為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服